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分甘餘話卷三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謝蓮鍔

分甘餘話卷三

刑部尚書王士禎撰

濰縣老儒楊青藜字祿客又字石民與安邱故相劉公憲石正宗先友也相國假歸揺之不往荅書略曰側聞直指程君按部安邱與尊仵並轡入城觀者莫不駭異閣下能無懼乎閣下之所居與閣下之所行衆忌之而欲甘心焉者匪朝夕矣乃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

竊為閣下危之某伏處草澤稍有異聞如龔芝麓之鑴十三級則以蜀雒分黨也趙韞退之坎壈終身則以避馬未遠也周櫟園之擬立斬則以報復睚眦也陳百史之無辜伏法則以爭權競進也其他謠傳尚多事關鴻鉅有傷國體有干名教諒閣下所必不肯為者愚不敢輕信而妄言之即此數端亦足以招悔尤而犯清議矣云云未幾而劉被禍甚烈楊亦罹氏之徐福云

近無錫秦氏摹宋刻小本九經剞劂最精點畫不茍聞

其版已為大力者負之而趨余曾見宋刻於倪檢討雁園所與秦刻方幅正同然青出於藍而青於藍矣

先太師大司馬公嘗刻小本玉壺氷細入毫髮都穆元敬所著也又文選删注及趙松雪文集先方伯贈大司寇公嘗刻賈侍郎三近滑耀編即文府滑稽之流又張南湖詩餘圖譜少游南湖詩餘合刻二公皆高郵人也今版皆燬於兵燹余所見者僅此略記其目以示後人

先高祖太僕忠勤公遺墨止有采三殿大木於黔中時

所為祝嘏詞及史論數篇先曾祖大司徒公著述有炳燭編攝生編百警編皆門生郭文毅明龍正域為序及諫議疏稿先伯祖大司馬公著述有皇祖開天玉律并進疏經理牂牁奏議總督宣大奏議大半載陳大樽子龍經世八編而混入太倉王少司馬思質忬疏數篇弇州先生父也舛譌當改正本兵及署太宰奏議無專刻今邑誌畧載數篇先祖方伯贈大司寇公著述羣芳譜最著

康熙四十六年

特旨命翰林官汪灝張逸少等四人續廣之又
御製序文冠諸編首餘如剪桐載筆操觚勸說心賞編
日省錄救荒成法舉業津梁等凡十餘種先伯父侍御
公著述有隴首集先兄吏部西樵有然脂集二百卷十
笏草堂集西湖竹枝三舟倡和詞（與宋荔裳琬曹顧菴爾堪）廣陵倡
和詞（與陳其年維崧等）先仲兄禮吉有抱山堂集先叔兄叔子
有古鉢集皆已刻梓又從叔祖郡丞定宇公迂園集少
司馬立宇公西臺奏議巡撫奏議吏部季木公問山亭

集齊音李杜詩評大寧令用晦有鶴隱集從伯文玉籠鵝館集余嘗欲録其簡要合為一編藏之家塾奔走四方卒卒未暇今老矣未必能終踐此志聊志其目存之家乘云

近歲御史以骨鯁著聞者二人宜興任弘嘉丹陽荆元實一日

上命閣臣集九卿科道問一總漕才品治狀衆相顧未發任從末班抗聲曰某貪酷暴横無一善狀内閣授筆

札持以入告總漕者隨罷黜公論快之任内陞通叅謝病歸荆封事十餘上皆勁直有聲於時忽引疾乞歸時余初代匱總憲力挽留之不得竟歿於天津舟中可惜也

旗下滿洲人准鄉會試自順治壬辰科始康熙中停止數科後復舊遂行至今然其例先後不同順治中滿人漢人分為二榜壬辰滿狀元麻勒吉漢狀元鄒忠倚乙未滿狀元圖爾宸漢狀元史大成康熙庚戌科以後則

滿漢人同一榜皆試漢文矣麻官至江南江西總督刑部侍郎圖官至陝西巡撫工部侍郎

春秋邴班食於邴門因為邴氏按邴今吾邑東時水也水經注時水自西安城西南分為二枝津別出西流德會水注之邴水即時水左傳齊晉盟於邴京相璠曰今臨淄唯有澅水西流入泲即濟字地理志曰邴如聲相似澅水即如水蓋以澅與時合得通稱矣漢功臣表宣曲侯邴為鬼薪邴輕刑也音柰按邴班宋人邴門當是宋

地非砂水矣

曹東畝論詩曰四靈詩如啖玉腴雖爽不飽江西詩如百寳頭羹充口適腹余謂此齊人管晏之見耳四靈如䟽材窘於方幅江西以山谷為初祖然東坡云魯直詩如啖江瑤柱多食則發風氣

唐大歷十才子傳聞不一江鄰幾所志乃盧綸錢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益李端李嘉祐皇甫曾耿湋苗發吉中孚共十一人或又云有夏侯審按發審詩名不甚著未

可與諸子頡頏且皇甫兄弟齊名不應有曾而無冉又韓翃同時盛名而亦不之及皆不可解

近科以來海內名士登第無遺惟武林吴寶厓陳廣陵玟殷彦來譽慶尚困場屋時論惜之余乙酉冬賦二詩寄寶厓宋牧仲冢宰見之即延致於家盛為推挽彦來時客關中余亦有書寄之其略云頃江浙間獻詩行在蒙被

知遇者多有何吾彦來竟爾寂寂也又一書云比來釋

儒立致青雲者何限而彥來之才望一鄉舉不售千佛名經天之厄才如此知復何意雖然遇合有時如二君者正復捉鼻憾不免耳

昔人或以堯舜為謚人多疑其說劉原父五十謚法一篇又云神化無方曰尼耄期稱道曰耼扈言日出曰周然則周公孔子及老子皆以謚稱乎較堯舜之說尤穿鑿而妄矣且歷代以來亦曾有謚堯舜周尼耼者否原父最為博雅此說乃無稽恐誤學者故辯之

耿道見字隱之東郡人能古文常作真止和尚塔銘云和尚初名幻修號雁汉晚更字真止本儒家二十後喜讀西方書於楞嚴圓覺多所證入崇禎甲申衣居士服叅訪南來住武林久之住金陵與其賢士大夫游頗性好棲逸古寺飯名僧乙酉年二十九矣始薙髮緇衣蔬食手鈔大藏經盈尺許與金山鐵舟和尚最厚善順治十年癸巳十一月二十八日示化於金陵三山街市中庚子七月所謂賢士大夫者與鐵公醵金錢禮請牛首老禪以

慈齋薦之於潮音菴厝於安德門外青龍菴西竹柏間或曰和尚之高祖洎父曾仕正德天崇間世著忠節有聞於時和尚亦以進士起家歷南北部曹至京卿余顧未詳其世次云

楓窻小牘載東坡一帖云足疾用歲靈仙牛膝二味為細末蜜丸空心服又云葳靈仙難得真者必味極苦而色紫黑如胡黄連之狀且脆而不韌折之有細塵起向明視之斷處有黑白暈俗謂之鸜鵒眼此方有奇驗凡腫痛拘攣皆可愈久服有走及奔馬之效二物當等分酒及熟水

皆可下獨忌茶耳如犯之不復有效當收槐芽皁角芽之極嫩者如造草茶法貯之以代茗飲

臺灣物產多異中土按東郡太守孫湘南元衡赤嵌集所錄有波羅蜜狀如米頂中分十數房似蓮瓣抱生其色黄其味甘房各一實煮食似栗鳳梨通體成章抱幹而生葉自頂出森若鳳尾其色淡黄香果花有鬚無瓣色白其實中空內如蠟丸羨子俗曰番蒜或作檨其種云佛國所傳刺桐花色紅如火號刺桐城番茉莉花千層大如菊鐵樹花狀如竹絲燈籠廣張千瓣瓣各一花蝴蝶花樹曇花葉叢生如帶潤五寸許旁生方莛著花高五尺許花色純紫在法華寺亦西方種午時梅色紅午開子落紅繡

毬　黄美人蕉　迎年菊與秋花無異惟紫色一種開歴冬春　石榴花臘月開　新婦啼魚名狀本鮮肥熟則拳縮　飛籍魚傳是沙燕所化兩翼尚存漁人懸燈以待則結陣飛入舟中　鸜哥魚鳥喙紅色周身皆緑　翠蟹色如翠羽　海龍頭鬣如龍形無牙爪冬日雙躍灘上以之入藥功倍海馬産澎湖澳

吳天章雯過真定賦詩云鎮州荷花一萬柄正對城門是酒家下馬當壚更斟酌醉臨明鏡看吳娃風格殆不減楊廉夫余與海內論詩五十餘年高才固不乏然得髓者終屬天章也

廣州府城西長壽菴離六堂側池上有石一株云產七星巖其色黄如蒸栗瑩潤如蜜蠟琥珀稍有皺紋高可三四尺真奇物也從來太湖石以供園林假山之用靈壁石英德石可作研山懸磬端溪石作研材青田石作印章邇來福州壽山石五色具備而堅細瑩潤不減凍石以開採太酷石脉遂竭土人以芙蓉山石（亦福州山名）代之以誑鬻者然色與質皆劣價亦頓減矣吾鄉章邱南山巖洞忽出石色正緑如翠羽之可愛長有徑二三尺

許者峰巒聳峭坡陀迤邐水道分明置之盆盎信是奇觀不數年以開採過當石脈亦竭今亦不易得矣

明詩人多有早慧而年不得四十者如高季迪何仲默徐昌穀鄭繼之高子業數公卓爾不可及矣薛君采王舜耕孫太初殷近夫梁公實宗子相次之至陳后岡董中峰常明卿之屬汗血方新而筋骨未就秀而不實殊可惜也

門人陳子文奕禧號香泉海寧望族其家簪笏滿牀子

文獨以詩歌書法著名當世其書專法晉人於秦漢唐宋以來金石文字收弆尤富皆為題跋辯証米元章黄伯思一流人也後

召至

大内南書房

賜

御書甲申出知石阡府戊子補任南安江西巡撫郎中丞重其名求書其先世碑誌而子文忽以病卒官妙蹟

永絕清詩零落所藏金石文字不知能完好如故否其子世泰以書名世其家必能藏弆不至散佚生平與蒲坂吳天章雯最善今先後下世矣悲夫

劉公子節之孔和詩云少陵詩竭情右軍書趣媚譬如今雅琴乃是古鄭衛此語固頗高何以處衰季多巧傷元化僞古愈堪畏強擬皇娥篇勦取岣嶁字不如求真至辛澹皆可味旨哉言乎

胡元瑞論歌行自李杜高岑王李而下頗知留眼宋人

然於蘇黄妙處尚未窺見堂奥在嘉隆後可稱具眼
康熙己未開明史館其後總裁及纂修官遷轉病假不
一屢易其人最後乃增孝感相國熊公青嶽賜履未幾熊
以老病乞歸
允解閣務令居京師以備
顧問久之復求歸田
允之遂自進明史若干卷
命復内閣叅詳其書熊自撰進即同為總裁數公亦不

得而見之也內閣參詳覆
旨云何余甲申冬歸田無從而知矣
燕燕之詩許彥周以為可泣鬼神合本事觀之家國興
亡之感傷逝懷舊之情盡在阿堵中黍離麥秀未足喻
其悲也宜為萬古送別詩之祖
余常謂古今寃獄首漢淮陰次則明傅穎公耳康熙丙
子被
命祭告西嶽道出井陘有詩云少日紛多慨龍門太史

書刼殘秦復趙齒冷耳無餘詎有無雙士而師李左車到頭鐘室恨功狗竟何如又甲子奉
命祭告南海過定遠弔傅公云躍馬千山外呼鷹百戰塲平蕪何莽蒼（俱上聲）雲氣忽飛揚寂寂通侯里沈沈大澤鄉潁川湯沐盡空羨夥頤王蓋陳涉亦產此地故結句云然昔人云秦少恩哉吾於漢明二祖亦云若宋文帝之殺檀道濟北齊高洋之殺斛律光宋高宗之殺岳忠武明世宗之殺夏言曾銑又各有斷案爰書也

曹頌嘉禾祭酒常語余曰杜李韓蘇四家歌行千古絶調然語句時有利鈍先生長句乃句句用意無瑕可攻擬之前人殆無不及余曰惟句句作意此其所以不及前人也四公之詩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余詩如鑑湖一曲若放翁遺山已下或庶幾耳

樂府江陵去揚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愈俚愈妙然讀之未有不失笑者余因憶再使西蜀

時北歸次新都夜宿聞諸僕偶語曰今日歸家所餘道路無幾矣當酌酒相賀也一人問所餘幾何答曰已行四十里所餘不過五千九百六十里耳余不覺失笑而復悵然有越鄉之悲此語雖謔乃得樂府之意己丑十一月十八日對雪讀古樂府偶書

涇陽李屺瞻念慈汴梁竹枝詞云紅油車子賣蒸羊啓蓋風吹一道香余見之笑曰信陵賓客東京夢華古今來應有多少感慨而顧朶頤紅油車子之蒸羊此正吕頤

浩所云措大知甚好惡者耶

門人周雪客在浚櫟園先生長子也有汴梁懷古詩云七朝享盡昇平福冷雨淒風哭靖康又有孫吳天發神讖碑歌頗奇偉即所謂囤碑者也在義興國山

同年吳侍讀默岩國對在儀真常書許彥周詩話老杜丹青引一洗萬古凡馬空坡公觀吳道子畫壁詩筆所未到氣已吞惟二公之詩各可以當之而舉余少作周文矩莊子說劒圖詩使筆如劒劒氣出之句以爲唯余詩

足以當之今五十年矣默巖墓有宿草其姪昺辛未會試余從落卷中得之拔置第八名廷對鼎甲第二人及第與默巖科名正同戊子以侍讀督湖廣學政卒官亦略與默巖同也

東坡謂柳柳州詩在陶彭澤下韋蘇州上此言誤矣余更具語曰韋詩在陶彭澤下柳柳州上余昔在揚州作論詩絶句有云風懷澄澹推韋柳佳句多從五字求解識無聲絃指妙柳州那得並蘇州又常謂陶如佛語韋

如菩薩語王右丞如祖師語也

宗室玉池生又號紅蘭主人常刻郊島詩名寒瘦集以天潢之貴而嗜好如此亦奇人也又宗室東臯主人者攻詩最久有東臯集今俱下世矣

許彥周謂張籍王建樂府宮詞皆傑出所不能追蹤李杜者氣不勝耳余以為非也正坐格不高耳不但李杜盛唐諸詩人所以超出初唐中晚者只是格韻高妙

康熙己丑霪雨竟歲屋漏牀牀偶見曦景則舉酒相賀

十一月十八夜始得微雪曉起即晴著屐過石帆亭憶蕭亭方卧病山中賦一詩寄懷云愁霖昧昏旦歳律俄已窮今晨喜初霽草木開春容一徑入雪竹半嶺聞風松紛吾懷故人卧病西南峰愛而不可見側身欲相從緑蔓破輕素玉茗舒新紅何時散花室敷坐談真空

中年縣南門外有南湖湖中有蒲盧亭余以丙子使秦蜀歸過之惜其名不雅馴以邑名士張林宗民表常飲酒賦詩於此改名墊巾題一詩云南郭孤亭野水濱菰蒲

獵獵水鱗鱗林宗未遠風流在不愧亭名是墊巾

柳塘外集二卷宋廬山僧無文道璨詩也頗有江西宗法江都張印宣師孔遊閒先於佛藏中鈔得之刋以行世問序於余老懶未報姑記於此

古人贈答有通篇用事切其人姓氏者雖非詩家所貴亦不易也憶昔毘陵鄒訏士祗謨吳興沈鳯于爾燝有贈余長律及長短句皆通篇用王氏事組織甚工惜不能記憶矣

余少時喜作長短句詠楊花云陌上樓前消得香閨幾日憐又云欲問三生絕可憐又化浮萍去

輞川本宋之問别業而千古專屬摩詰者以之問之名辱山水也滄浪亭後屬章惇而千古專屬蘇子美者以惇之名辱山水也

唐人拗體律詩有二種其一蒼莽歴落中自成音節如老杜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諸篇是也其一單句拗第幾字則偶句亦拗第幾字抑揚抗墜讀之

如一片宫商如許渾之溪雲初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趙嘏之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是也

元初西僧發會稽六陵事亘古未聞唐林二義士冬青引諸篇沈痛過於黍離麥秀載於宋遺民録輟耕録者與其人俱不朽矣近偶閲李材解酲語記諸髠發陵所得寶器録之徽宗陵走花鳥玉筆箱又銅涼撥繡管高宗陵珍珠戲馬鞍嶺南劉鋹進太祖者光宗陵交加百齒梳香骨案理宗陵伏虎枕七寶和成伏虎之狀穿雲琴金猫睛為徽龍肝石為軫唐宮故物

度宗陵五色藤盤影魚黄瓊扇柄其餘不可盡舉

沂水縣有花之寺不觧其義張杞園問之土人云以寺門多花卉而徑路窈折如之字形故以為名周侍郎櫟園詩月明蕭寺夢花之其長子在浚有花之詞一卷

門人湯西厓曾右仁和人少以詩名書法遒媚似東坡以禮科給事中提督河南學政作誓詞告天甚苦居官三載不名一錢此近日廉吏之尤著者不可沒也在京師日以黙遊詩屬余論定惜東歸匆匆遂失其本與吳雯

天章王戩孟穀皆布衣至交也今為右通政

余昔為禮部郎時同官吳興沈郎中雲中令式內江岳員外石齋貞以事關於堂諸君解之不可得余後至笑曰僕魯仲連先生鄉人也欲吟一詩為二君解紛可乎因吟曰長鎗大劒日紛紛誰識毛錐亦策勳今日東陽逢瘦沈公然來撼岳家軍諸君皆一笑而罷

偶感韓翃君平事作一絕句云寒食東風散蠟時姓名早被九重知如何白首依戎幕剛遣兒童笑惡詩

古琴銘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四句新建陳士業述之於寒夜録乃姚寛西溪叢語所載洛中董氏家藏雷琴也

王槩字安節金陵人方畬山文之女夫也工詩畫常見其題山水小幅一絶云湖干路僻無車馬葭菼蒼蒼冷到天長日接離慵不著草堂閑對鷺鷥眠

看煞二字有兩出處世說看煞衛玠東坡歸自海外在毘陵舟中兩岸聚觀者不下千萬人坡笑語座客曰莫看煞軾否余過梁溪詩云買得蜻蛉小如葉推篷看煞

九龍山九龍即惠山也
德州羅酒擅名京師清冽在滄酒之上余自甲申歸田謝郎中方山重輝屢致家釀已丑冬雪後先以詩來云黄流初壓室氤氲親貯陶缾遠寄君非向故人誇酒旨鄉風味欲平分余以二詩報謝云白家烏帽重屏裹初試紅泥小火爐恰是陵州酒船到不愁風雪壓屠蘇酒車冒雪遠衝泥尺素殷勤謝傳題一樹山茶紅破蕊花前催進玉東西

長洲文點衡山裔孫畫有家法常為鄒陵梁曰緝熙作江村讀書圖汪茗文琬題詩云鄒陵野色平如掌也有江南此景無余見之曰吳子乃爾輕薄耶茗文笑曰子勿多言行且及子乃賦一絕云髣髴春江綠樹陰幾回掩卷幾沈吟江南與汝干何事賦得愁心爾許深以余詩有江花江鳥不相識寫向丹青俱眼明之句云余又題茗文讀書圖云朱門鼎鼎厭粱肉忍饑誦經無此人娜如山中好泉石他年真作孟家鄰娜如即雅宜山也

昔在郎署時與劉公䨲汪茗文董玉虬梁曰緝程周量輩無旬不過從倡和吳江計孝廉甫草東亦與馬公䨲自刑部改吏部郎中例應關防一日甫草詣之閽者拒弗為通甫草退而獻詩云隔牆空望馬纓花公䨲寓邸有夜合一株最高大花時常集飲於此故云長安傳以為笑

西溪叢語云人參許氏說文作人蓡扁鵲云有毒或生邯鄲三月生葉小花核黑莖有毛九月採根有頭足形

面目如人春秋運斗樞曰搖光星散為人參廢江淮山澤之利搖光不明人參不生禮斗威儀云君乘木而王有人參生廣雅云參地精人參也梁書阮孝緒母需人參舊傳鍾山所出有鹿引之鹿滅得此草異苑與廣五行記皆云地下有呼聲掘之得人參如人形四體備具其聲遂絕入人參譜

漢樊噲傳從攻項羽屠煮棗晉灼曰地里志無今清河有煮棗城功臣表有煮棗侯顏師古曰既云攻項羽屠

煮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姚寛曰考後漢地里志濟陰郡寃句有煮棗城正大河之南也可以補漢史之闕頃偶徵縣以棗名者有棗强棗陽酸棗煮棗等而未詳其處讀西溪叢語頗詳晰錄之

韋集向所見諸本皆稱韋蘇州昔奉使公路浦常向門人張弨（力臣）借書得舊版韋集籤題獨稱韋江州平生僅見此本惜不記其序出何人及鋟刻年月郡邑矣

陳子文（奕禧）初丞安邑夢至一山寺殿廡像設極宏麗顧

見西北隅下臨城堞有園圃新作一亭尚未覆瓦傍有人指示曰此君終身歸宿處也後三十年累官知南安府一日遊東山寺殿廡像設宛如夢中所見方心異之忽顧西北林木缺處下有園圃中作一亭將成尚未覆瓦問之則府署後圃子文重建宋守李彝庚綠陰亭也益異而心惡之歸遂寢疾不起初子文得南安寄余書曰郡圃有宋人綠陰亭址暇當重葺之退食則吟詩作字於此亭將成而歿竟未得一日居也

漢梅福傳人有見之會稽者變姓名為吳門市卒或云

吴門乃洪州今有鎮名吴門然總非蘇州也

宣室有二殷宣室在朝歌淮南子武王破紂殺之於宣室殷宫名也音如宣帝宣王之宣漢未央前殿有温室宣室音如㝨暄之暄見集韻名同而音異

吾郡李文叔格非閨秀清照之父元祐君子也其集不傳傳者僅洛陽名園記一卷可略見其梗槩此外遺文數篇雜見說部余已録之以存文獻近從楓牕小牘又得元祐六年七月哲宗幸太學窜執侍從呂大防蘇頌

韓忠彦蘇轍馮京王巖叟范百禄梁燾劉奉世范純禮孔武仲顧臨等三十六人紀事倡和詩序一碑雅潔是元祐作者風氣文多不録他日或續郡志不可遺此文吕紀梅花雙鶴一幅最高雅己丑歲除題一詩於左方云嫩寒春曉遊人少繫艇孤山籬落間想見西湖林處士妻梅子鶴一生閑紀四明人字廷振與林良先後以花卉翎毛得名二人俱官錦衣衛指揮名見圖繪寶鑑新安畫派多以漸江為宗門人程友聲嗚獨遠宗董巨

嘗為余作夫于亭圖及綠楊城郭是揚州之句皆得古人六法三昧

己丑六月新安黄研旅又裹糧過訪留余西城別墅信宿瀨行以出塞度嶺二圖索題為賦三絶句云戍樓吹角度榆關回首孤城海氣環下馬戰場須痛飲朔雲飛雪十三山右出塞

曾詢衣鉢問南華身到曹溪六祖家今日披圖猶髣髴越王修竹佛桑花茘子初紅江水長鷓鴣啼處到蠻鄉嶺南耆舊凋零盡誰與斑騅送陸郎右度

嶺黄在粤中與梁孝廉藥亭佩蘭善時相往還故余詩及之

游宦紀聞云白衣為油汚石膏火煆研細搽汚處以重物壓之過夜即如初或新石灰亦佳

沈存中云楚詞些字即梵語薩婆訶三字之合也

取新蘿蔔自然汁入龍腦少許治偏頭痛竒効左痛則仰灌右鼻孔右痛反是皆痛則並灌之宋禁中方也

律詩貴工於發端承接二句尤貴得勢如懶殘履衡岳

之石旋轉而下此非有伯昏無人之氣者不能也如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下即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下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古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下云高風漢陽渡初日郢門山錦瑟怨遥夜遶絃風雨哀下云孤燈聞楚角殘月下章臺此皆轉石萬仞手也

古來改官制官名者有三皆亂朝也一王莽二周天元三武曌莽世盡改郡縣名尤無謂

唐彦猷詢硯譜以青州黑山紅絲硯為第一且云資質潤美發墨久為水所浸漬即有膏液出焉此石之至靈者非他石可與較故列之於首按黑山在益都西鄉顏神鎮友人趙子和作羹採黑山石琢硯二枚相寄雖發墨而甚損筆且石理麤硬非端溪比也彦猷所云不知何據昔人品果以緑李為第一居荔枝之上亦此類也

江神識山谷書扇事世傳以為異又有一事頗類此沈遼睿達存中之姪善書舟過富池吳將軍甘寧廟遇風

遂禱於神風止泊岸乃作贊手書之留廟中後為好事者取去郡守夢神告之追獲而還之廟然則興霸亦嗜書也

王氏農書吾鄉前輩所撰今傳於世宋時有鄧御夫者字從義隱居不仕作農歷百二十卷較齊民要術尤詳濟守王子韶上之於朝其書不傳濟上人亦無知者惟墨莊漫録載其名字惜哉

名勝志太原府城内有巨鐵常露其頂掘之則深入不

出曰鐵母今有鑌鐵祠西樵游并州題詩云塊爾留其質蕭然覆古苔氣應千象緯地已絶塵埃知有藏鋒用無勞大冶開風胡今已逺珍重寶刀材

閩中紙織畫山水花卉翎毛皆工設色亦佳或言近日始刱為之余按留青日札嘉靖中沒入嚴嵩家貲有刻絲衲紗紙織等畫之名則其來久矣

江淮間近又有漆畫渲染花鳥意態如生人工之巧可謂愈出愈奇矣余兒汸頃遊揚州於門人程聖跂哲齋

中見之

康熙庚午御史上疏請修

本朝國史

上命士禎為副總裁然提調所行文移有不可通者如各鹽差關差例行户部轉行各差查取舊案而必言

太祖

太宗朝檔案云云當時

龍飛遼左尚未一統安得有各直省鹽關等差屢為言

之終不易也

典午人以放誕相尚即女子亦然王渾妻鍾語渾曰使新婦得配叅軍生兒當不啻如此叅軍渾弟倫也然當時京陵東海禮法並稱鍾郝殊可笑

分甘餘話卷三

分甘餘話卷四

刑部尚書王士禛撰

余門人朱書字綠宿松人攻苦力學獨為古文癸未登第改翰林庶吉士未授職卒常為余作

御書堂記二篇錄之以存其人今文士中不易得也

御書帶經堂記

古書契未立天地民物之常理爍然上下間伏羲神農

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備之於身以成理萬物無經之名而莫非經也至孔子不得位删詩書定禮樂賛周易脩春秋而後世奉之為六經蓋措之於身則其事精而天下法之以為治筆之於書則其義詳而萬世繇之以為學其道一而已矣新城王公為御史大夫時

御書帶經堂額大字頌

賜朝士榮之公修

君賜既揭於所居之堂而命書記之帶經之説昉於漢御

史大夫兒寬少貧常帶經而鉏公生華胄弱冠掇高科
歷顯仕四十餘年矣知遇之隆近古未有與夫䦨頇賤
貧之士雜身都養賃作間勤不廢經者相去甚遠寬雖
能使酷吏如張湯知鄉學雄才大略如漢武與語經學
而悅其得力於經有大過人者公文章衣被天下因公
而知嚮學者皆是也佐佑文治不但悅所語而欲使天
下振興經教以袪邪慝又未嘗不存於心求見諸行事
然則公之於經固將與天下法之由之而何帶之與有

於乎經之荒亦已久矣以寛生平力學不過採儒術文
封禪邀明堂一觴而止經之用顧若是與孔子之聖攝
相三月斷斷焉不能使魯為東周僅與其徒退而講遺
經於洙泗之濱傳之其人而已於寛又何責焉方寛之
為御史大夫也委曲遷就以從人主之好位盛貴極儻
回思耰鉏之餘豈不曰吾今者御史大夫之尊殆不若
鄉者都養傭作得以優游一卷之書之為樂哉公以天
下萬世所繫賴之身受六經之托著書滿家望風求教

於門下者不可數計名斯堂也其將禮耕義種與天下治人情之田乎抑良農能稼而不能穡藏之名山待其人乎朱子之詩曰面似凍梨頭似雪後生誰與屬遺經公其念經之久荒而與吾徒鉏治之則當何如也書固荷鋤之田夫也幸得從公游故記公堂而卒以鋤田之說進

本朝凡視朝

駕未出則内閣大學士學士翰林起居注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副僉都御史先入侯

駕
駕出先於
保和殿陞座内閣都察院起居注官行禮畢先自
御路趨往
太和殿内閣立殿門外東西向都察院立殿門外西東
向然後
駕至升座諸王分東西班魚貫而入敷茵於地而坐起
居注班諸王後東向其諸王謝恩則拜於臺階之上畢

然後尚書以下文武官員謝恩行三跪九叩頭禮畢然

後外國陪臣行禮亦如之

近歲遭逢之奇無如毘陵趙中丞申喬者申喬康熙庚

戌進士初任為商丘令陞刑部員外郎引疾家居

特旨起擢浙江布政使尋巡撫其地弟申季丁丑進士

自廣西知縣

召入翰林子鳳詔戊辰進士知臨汾縣甫一載超擢太

原知府熊詔己丑進士

特賜狀元及第

宋開府牧仲犖遭遇亦奇牧仲以江寧廵撫副都御史超拜吏部尚書子至癸未進士入翰林為編修至福建僉事未一載擢按察使筠己丑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

余為御史大夫時漢軍御史郭金城上疏請裁冗員下九卿議遂有欲裁御史數員者余毅然爭之曰

國初設都察院御史至六十員後減至四十員及停止廵按之差所存僅二十四員每至廵城監禮侍班等差

往往乏人余方欲題增數員豈可反議裁乎都察院非冗散衙門御史非冗散之官斷不可裁如有異同之論余必上疏力爭之衆皆以余言為然事乃已

陳說岩相國廷敬說其鄉有兄弟皆為名卿而其孫愚騃不知書家以中落至持銀椀乞食於市而不悟銀可易米人家子弟不讀書者可以為戒因書示子孫輩云

徐昌穀少年詩所稱警句如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揚州樹樹花與唐子畏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夢中

煙伯仲之間耳較之自定迪功集不啻霄壤微空同師資之功不能超凡入聖如此

新安羅醫治痔方用𥟖𥢑燒酒七斤南荆芥穗四兩槐豆五錢搗爛煎沸五次空心任意服甚效

吾縣前輩鄭簡菴獨復先生明萬歷間舉人仕為山西僉事常著新城舊事一書其自序曰舊事逸史也考古以舊事名者秦漢以來舊事十卷漢魏吳蜀舊事八卷晉宋舊事一百三十五卷晉東宮舊事十卷天正舊事三卷

梁舊事三十卷前輩之留心舊事若此南燕主登營丘問晏謨以齊之山川丘陵謨歷對詳辨畫地成圖則雲山煙樹都堪記憶也王武子孫子荆各言其地人物之美王云其人廉且貞孫云其人磊砢而英多則文人才士首應撰述也漢太上作新豐并移舊社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雞犬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則鄉亭宮館盡入描摹也沛公過沛置酒悉召父老諸母故人道舊故為笑樂則酒瓢羹盌可供談譚也郭璞注爾雅陸佃作埤雅釋魚釋

鳥讀之令人作濠濮間想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也余竊
仿此意編纂兩年為新城舊事若干卷風土人物大略具
此矣邑幅員小故實尠而文獻甲於六郡肇吾邑者為張
元帥貴字國寶當金季豪傑並起貴保聚驛臺以至建縣
迄今鬱為名邑則元帥固邑之開山主而記所謂能扞大
患有功於民元帥其人也元帥祖塋在邑巽隅以施地建
學遷塋于家堤今墓表傾埋余洗而讀之乃知元帥兄榮
字國昌與濟南張榮字世輝自是兩人保濟南者為元帥

榮保新城者為元帥貴貴兄榮以山東行省參議棄官歸隱立父忠墓表劉贊之文甚晰若誤為一人則國寶之功湮矣此創邑有功之先賢余故特書之或病邑建在元不妨遠引以示博雅余曰不然邑名自近地自古戲馬則周臺也安平則漢縣也系水見於水經曾照秦時之明月乾時書於麟筆兒孫漢代之關河又何借為況一時之文獻甲六郡知異日之古蹟甲千秋也則編新城異時之舊事應有一百三十五卷時乎

唐張繼楓橋夜泊詩前人以夜半鐘聲為疑老學菴筆記引皇甫冉半夜隔山鐘于鄴詩遠鐘來半夜以為唐時僧寺或有半夜鐘不必姑蘇也墨莊云今平江城中自承天寺後改能仁寺半夜鳴鐘諸寺乃以次而鳴迨今如此蓋自唐而然據此則夜半鐘是姑蘇故事務觀亦未之考也

妬婦津在臨濟相傳武后不敢渡別取道以避之先兄西樵有詩云解使金輪開道避斯人何減駱賓王妬婦

之神劉伯玉妻也

陸放翁記大名龍興寺佛殿有䰟宫玉石彈棊局上有黄初刻字宣和取入禁中

海鹽胡震亨孝轅輯唐詩統籖自甲迄癸凡千餘卷卷帙浩汗久未版行余僅見其癸籖一部耳康熙四十四年

上命購全唐詩令織造府兼理兩淮鹽課通政使曹寅鳩工刻於廣陵胡氏遺書亦在採訪之列然此書版藏

內府人間無從而見之也

崑山徐氏所刻經解多秘本彷彿宋槧本卷帙亦多聞其版亦收貯

內府

門人殷彥來譽慶書至云劉原父貢父公是公非集吳下藏書家有之許借鈔録又新安族人攜一書目有漢上題襟集蘇叔黨斜川集客臘轉售吳興賈人令績溪胡氏寧國許氏尚有藏本當多方購覔傳寫余夢寐以之

聊記其語以俟他日機緣若何耳

或問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說答曰太白詩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高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去楓葉落紛紛襄陽詩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峰常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不可見日暮空聞鐘詩至此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挂角無跡可求畫家所謂逸品是也

慈谿姜編修西溟（宸英）文章豪邁有奇氣

本朝古文一作手也其論文自唐虞三代以來盛於六經衰於左氏而再盛於戰國蓋以左氏多迂濶不似國策之縱横持論太高故世多河漢其言西溟先以諸生入史局分修明史刑法志極言廷杖詔獄東廠緹騎之害淋漓痛切不減司馬子長後以科場事連染竟病卒於請室余時為刑部尚書惟太息而已

門人程聖跂哲喜藏書嘗求齋額於余名之曰七畧又聞其善鑒别古今圖畫尊彝之屬所蓄甚富築樓三楹

居之焚香薰閣精潔不減清閟可謂風雅好事者也

芝有五色然紫多吉祥白多反是先曾祖大司徒公第

萬歴中梁上生紫芝其年先祖方伯贈大司寇公登第

康熙甲申余所居里第東堂老桐朽竅中忽生芝色白

余聞而心惡之是冬罷官歸未幾有兒婦之喪又正樓

棟撓傾圮壓死者主婢凡四人始驗其為真不祥云

鄒平縣鄉語諱畢吾邑畢蓋臣字致吾明季名醫也外

祖孫氏家常有危疾或言非畢不可諸舅惡其姓終不

肯延致之咸笑其迂拘然唐杜牧之夢改名畢而卒宋鄒忠公浩夢道君賜筆而亦卒則古已有此忌矣特以姓為疑則誠迂耳

張杞園貞居杞城别墅作杞紀十八卷自星土輿地山川人物而外有封建年表世次原故分國系家苗裔春秋經傳經傳别解引書幾二百種余讀一過曰異哉可謂體大而思精矣或曰范曄集謝承華嶠袁山松司馬彪諸家之作為後漢書自謂體大思精人或未之許也

今所紀杞廢國一隅而揚詡之如此不亦過乎余曰不然杞宋無徵昔已歎之今立乎二千年之下以指乎成周春秋之世且自今杞而溯之東樓西樓始封之杞又溯淳于溯州溯斟鄩以旁逮夫羿浞之篡夏后之臣靡滅有窮立少康而夏后氏之興亡備見於是可補太史公帝相杼以下之闕文按之則皆在杞城百里封域之內可不謂體大而思精乎或乃謝曰微先生言幾以杞紀為志乘之流今而後知其良史才也余曰然

廣州有妖僧大汕者字石濂自言江南人或云池州或云蘇州亦不知其果籍何郡其出身甚微賤或云曾為府縣門役性狡黠善丹青疊山石構精舍皆有巧思剪髮為頭陀自稱覺浪大師衣鉢弟子游方嶺南居城西長壽菴而日伺候諸當事貴人之門嘗畫素女秘戲圖狀以媚諸貴人益暱近之於是無所忌憚官粤東者落其圈繢十人而九余甲子奉使至粤聞而心惡之後聞其私販往安南致犀象珠玉珊瑚珍寶之屬直且鉅萬連

船以歸地方官亦無誰何之者今河南布政使遷福建巡撫許中丞嗣興為按察使獨惡之輒逮治詰其前後奸狀押發江南原籍死於道路粵人快之余不識許中丞即此一事真頹波中砥柱也聞其居官亦甚廉正觀此事非飲貪泉而不易心者固不能也

國初有一僧金姓自京師來青之諸城自云是旗人金中丞之族公然與冠蓋交往諸城九仙山古剎常住腴田數千畝據而有之益置膏腴起甲第徒衆數百人或

居寺中或以自隨居别墅鮮衣怒馬歌兒舞女雖豪家仕族不及也有金舉人者自吳中來父事之願為之子此僧以勢利横閭里者幾三十年乃死中分其貲産半予僧徒半予假子有往弔者舉人斬衰稽顙如俗家禮余為祭酒日舉人方肄業太學亦能文之士而甘為妖髡假子忘其本生大可怪也因書廣州大汕事而并記之

康熙四十九年二月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員缺

特旨以部主事李敏啓陞補故大學士高陽文勤公爵孫也

上之篤念故舊如此

康熙四十六年濟南屬邑大旱巡撫檄濟東道僉事宋君澄溪廣業臨縣賑饑使各邑紳士造佃戶冊按其名領倉米衆皆具冊余獨不具冊不領米宋使邑令賫手札敦勸且云

朝廷之恩不可虛也余答曰某不敏舊嘗備位大臣頃

四十三年山東饑奉

旨官員各自養佃户令雖居田里敢忘前

旨再三力辭不領一粒宋歸述於中丞皆以為得大臣

之體稱其廉正然余以義利之辨不得不然其實瓶無

儲粟鄉人皆知之

宜都内人諫武曌之言曰令之弄臣狎人朝夕進御夫

男陽也女陰也陽尊而陰卑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宫

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盛陰微不可久也大家能屏去

男妾獨立天下如是過萬萬歲男子葢削女子葢專右一段文字大義而以詼諧出之有古人譎諫之風東方曼倩不能過也所謂責難於君者與

王穉欽目空一世而能推重何仲默愛薛君采鄭繼之古人作青白眼故當如是今人不知視夢澤何如而妄詆前輩一錢不直少陵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昌黎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諒哉

米元章研山以南唐寶石為之後歸禾中朱文恪家余常從文恪曾孫彛尊見之真奇物也高濂云曾見宋人靈壁石研山峰頭如黃子久皴法中有水池深寸許其下山脚坐水色白若波濤狀余舊蓄一研山長可五六寸高半之自峰頂至山麓皴法天然而岩巒秀絶己丑夏為大力者負之而趨每一憶之輒作米老蟾蜍淚滴之歎

胡應麟病蘇黃古詩不為十九首建安體是欲紲天馬

之足作轅下駒也

千家注杜如五臣注選須溪評杜如郭象注莊此高識定論或訾之余所未解

咏物詩最難超脫超脫而復精切則尤難也宋人咏猩毛筆云生前幾兩屐身後五車書超脫而精切一字不可移易

汪鈍翁過石隖詩云主賓無語似相忘淨掃青苔坐夕陽乳燕飛飛蛙閣閣楚萍謝絮滿池塘

鄧漢儀字孝威泰州人常同合肥龔端毅鼎孳使粵過梅嶺有句云人馬盤空細烟嵐返照濃寫景逼真尤似秦蜀閣棧道景物梅嶺差畢未足當此

寧都魏禧叔子以古文名世余觀其地獄論上中下三篇殊非儒者之言宣城吳肅公晴巖街南集文品似出其右而知之者尚少

史能仁字嚴居河南鹿邑人舉人明末崇禎己卯庚辰間為濟南新城令慈以惠民嚴以弭盜敬禮紳士彈壓

吏胥懸魚捕蝗善政不可更僕庚辰大饑百姓逃亡而田野間徧生羊肚菜甘美可食四鄉又有甘露之祥公賦詩示士民云上天降甘露滿地生羊肚饑餐羊肚菜渴飲甘露乳涕淚告吾民慎勿去鄉土以調繁改知淄川縣未久内擢兵部主事以去鼎革後再來新城百姓秉炬迎之二十餘里不絕迄今七十餘年未入名宦乃一大缺陷事右一詩朱竹垞選入明詩綜

門人程友聲鳴畫既超詣詩亦清令可喜近為余寫夫

于亭二圖題句皆佳竹垞曾集成語贈之云吐詞合風騷愛畫入骨髓又每稱其詩為畫所掩良然

徐東癡隱君居系水之東高尚其志李容菴念慈為新城令最敬禮之與相唱和李罷官僑居歷下繼之者東光馬某亦知東癡之名然每有詩文之役輒發硃票差隸屬其結撰稍遲則籤捉元差限比隸畏扑責督迫良苦東癡亦無計避之時傅彤臣侍御里居數以為言馬唯唯然終不悛也容菴知之乃遣人迎往歷下及馬罷官

始歸馬作令亦平易近人情獨於東癡一事殊不可解山谷云士大夫惟俗不可醫馬令正坐一俗耳使胸中有數卷書定不至此也

廣羣芳譜所載異花凡一百一十六種今略録數十種於左　萬年花　金蓮　茈碧　九花樹　金登花　紅綬花　優鉢曇　迎輦花　金步摇　靈壽花　無憂花　那伽花　提羅迦　拘尼陀　繄白象樹花　簇蝶花　俱那衛　石蓮　洛如花　太平瑞勝花

七寶花 娑羅花 鵞毛玉鳳花 蟬花 石蟬花 錦帶花 青囊花 上元紅 泡花 枸那花 水西花 象蹄花 白鶴花 金莖花 白菱花 閩山丹 金鉢盂 繅絲花 笑靨花 紅麥花 龍女花 會城娑羅花 優曇花 金縷梅 瓔珞花 紫雲花 海罽花 仙都花 四照花 覆杯花 查葡花 山釵花 鵞羣花 海瓊花 寶網花 長樂花 優鉢羅花 燕翁花 玉燭花 杏香花 萬蝶花 鷹

爪花　闍提花　御帶花　玉手爐花　蕳漆花　散水花　孩兒花　練春紅　長十八　波羅花　疊羅花　藍雀花　翠娥眉

夏峰孫先生謂滏水老人曰神廟時南皐景逸少墟三先生講學京師首輔葉臺山為之主此治平之機也而三先生相戒不言朝政竟無補於治若學為無用之物矣滏水曰三公不言朝政專言節義異已者鉏不用於是不節不義者忌矣未幾臺山求去諸君子留之臺山

曰内外風波齊起君等不平心而處我在此何幹因憶趙儕鶴先生為冡宰高陽孫相國曾云朝廷官職天下人皆有分我輩必不與異已者共之此危道也魏璫之禍遂烈於此右見遊譜中余謂三先生相戒不言朝政正所以防小人之忌使言朝政則書院之毁不待逆璫時矣至孫文正公之言即范忠宣公調停元祐熙寧之說然君子小人勢不並立小人常密君子常疎小人得志不盡逐善類不已古今來小人常居必勝之勢漢唐

宋以來已事昭然可為龜鏡也然則即以官職與小人共之彼能終為忘機之海鷗否乎越絶書云壁忘鼠鼠不忘壁誠哉是言因讀遊譜有感遂書

吳嘉紀字野人家泰州之安豐鹽場地濵海無交游而獨喜為詩其詩孤冷亦自成一家其友某家江都往來海上因見其詩稱之於詩壇宗匠友招之來廣陵遂與四方之士交游唱和漸失本色余笑謂人曰一箇冰冷底吳野人被君輩弄做火熱可惜然其詩亦漸落不終

其為魏野楊朴始信余前言非盡戲論也

小說言明州有人汎海遇風泊一島見宮殿巍煥如王公之居堂上一老人據榻而坐有烏巾者二三百人侍側問之曰唐相裴休也北夢瑣言裴相國休師圭峰密禪師自願世世為國王宏護佛法後于闐王生一子手文有裴休二字聞於中朝然則裴所證仙耶佛耶抑皆小說傅會耶

唐詩人李頻為建州刺史傳其歿而為神邦人祀之有

梨岳集行於世然北夢瑣言載頻遺棄糟糠别婚士族
内行如此何以為神此與宋劉公漫塘以道學正人而
傳為瘟神者同一不經也
偶讀宣和遺事作二絶句云宣仁鸞馭上青冥社飯明
年一涕零欲問宫中天水碧都人惟說太師青平陽行
酒著青衣雨雪青城更可悲汴上已亡金等子臨安空
賞王孩兒宋時禁中有金等子玉等子玉孩兒事詳西
湖志餘天水碧藝祖受命之讖太師則蔡京也

婁江十子虹友王攄才尤高余嘗序其金陵集鶴尹詩才不及而獨工金元詞曲所為籌邊樓浩氣吟等傳竒不但引商刻羽雜以流徵殆可謂詞曲之董狐

唐時有一書生頗通經史而不諳近事乃以駱賓王為諸王封號見因話録然則杜拾遺伍子胥又何恠耶

唐以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文昌臺而以御史臺為南臺故今都察院可稱南臺不可稱西臺惟唐人稱李栖筠為李西臺宋人稱李建中為李西

臺按建中以分司西京猶近理栖筠官御史大夫而呼西臺則不可解矣余康熙庚午為副都御史常集唐六典諸書作南臺故事一書未幾遷兵部侍郎遂不果成已卯為左都御史欲卒業此書亦因循未果也

金陵牛首山寺兜率岩鐵漢和尚故居和尚京山人枯坐岩竇數十年有二獼猴侍左右方坦菴拱乾少詹題其畫像云兩箇獼猴杖一根獻花石上獨稱尊怪公事事能超脫留此贓私誤子孫

庚寅六月宋太宰牧仲書來言近日盃治西陂得孔雀五色鸂鶒及宋槧文選杜牧之書張好好詩真蹟有宣和御璽題字

司馬順字燕克温文正公裔孫宋南渡世居山陰明祭酒恂御史亜皆其後也順嘗遊黔謁先高祖忠勤祠於永寧作長歌一篇其敘述平羿蠻功尤悉庚寅四月過余里又往拜家祠賦五言古詩一章且云貴竹有二王公祠祀陽明先生暨公也二詩別録家乘

雲間董原缺孝廉俞之弟也自京師寄余書畧曰先生具不世出之才悟最上乘之道光焰萬丈仙佛一身天下學人如百川之赴海不肖幼侍先伯父得從仲兄蒼水論詩必首推先生全體學杜而鎔化諸家敝鄉吳日千何次張張洮侯袁价人張慧曉諸君子時時過舍亦必稱先生昆仲之詩為人天手眼後養疾吳門得見堯峰汪鈍翁先生屈指海內詩人惟新城為大家若某某但可稱名家未能比肩也云云余深愧諸良友之言而老

成凋謝墓有宿草久矣可勝三歎

吾家虔公誡子書云或身經三公寂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惟能讀數百卷書耳汝年入立境方當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耶余每感其言人生聰明智慧殊不再來尤難得者上有祖父之教中無世事之擾下無室家之累於斯時也正當努力下帷畢志書史聰明智慧乃不誤用所謂王郎時詎可多得一旦老大悔無及矣尼父

有言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凡吾子姓當深維此訓庶幾青箱家學不墜於地勉旃勉旃

癸辛雜識又二方其一治痘倒靨色黑脣白氷冷用狗蠅七枚擂碎和醅酒調服移時即紅潤如舊其一治痘後餘毒上攻眼成內障用蛇蛻一具淨洗焙乾又天花粉等分為細末以羊子肝破開入藥在內麻皮縛定用泔水熟煮切食之良愈

邑孝廉徐來順字動以方伯公準之從子崇禎甲戌上公車闈中遇陳大士際泰問其鄉貫曰江西問姓字曰大士徐未達再扣之輒怒曰大士兩字尚不知何足與語不顧而去其傲誕如此

酉陽雜俎云狼筋在脛中大如鴨卵有犯盜者薰之令其手攣縮或云狼筋狀如織絡小囊蟲所作也

寶歷中有王山人者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相人影知休咎又有善灸人影治病者又言相寺觀當陽像可知

其貧富

武定袁熙宇先生諱化中明天啟中官御史劾逆閹與楊左諸公同死詔獄謚忠愍余向李翰林丹書甡麟詢其祠祀訪其子孫則八十年來未有專祠子孫寥落夷為村農丹書近考其遺事為作傳又欲醵金立祠庶少慰忠魂於地下亦使邦人有所矜式云特書以俟之

錢塘王丹林字赤抒官中書舍人常賦古意四首見投曰古鼎古錦古鏡古琴託意甚深詩尤高妙為人篤於

師友以病假歸遂不起惜哉

萬楚五日觀伎詩最為惡劣滄溟詩格律極嚴而獨取此首殊不可解盧綸大歷十才子之冠冕而其贈駙馬都尉詩云鴛鴦殿裏參皇后龍鳳樓前拜至尊才調集顧取之尤是笑柄

湯西厓右曾使黔詩多高作黔陽絶句云白白紅紅繡袂花盤絲繪蠟儘堪誇自吹木葉銀環女者卜河邊問宋家中丞席觀劇云探喉一串玉盤珠華屋神仙絶代無

惱亂中丞筵上見梨園弟子李仙奴審音荀令與周郎檀板銅槽共一牀山雨乍收簾月白聽風聽水按伊涼管咽絃停意淺深雲牕六扇漏初沉已迷秦客風花路休笑吳兒木石心

元瑞歷舉中州諸人特標出劉迎李汾亦是具眼然劉不稱其歌行李不舉煙波蒼蒼孟津戍一聯謬矣

汪文治洋度以復社姓氏録見寄見先贈尚書府君名不勝悲感録中所載吾邑七人吾家諸伯父居其五内王

補之家則益都人太僕少卿帶如先生溁之弟而誤入新城者也因憶天啟中宵人造東林籍貫及點將録諸書載先伯祖太師霽宇公叔祖考功季木公姓氏今日觀之何異宣和之黨人碑乎

先伯父侍御公詠梅云繁英任似火氷稜自如石南枝與北枝不作春風格陳伯璣云公忠烈之性已見於此

余過襄陽賦詩云豈有酖人羊叔子更無悔過竇連波殘碑墮淚回文錦一種銷沈可奈何首句用陸抗語次

句用山谷詩皆成句

唐杜牧之張好好詩并序真蹟卷用硬黄紙高一尺一寸五分長六尺四寸末闕六字與本集不同者二十許字卷首楷書唐杜牧張好好詩宣和御筆也又御書葫蘆印雙龍小璽宣和連珠印後有政和長印政和連珠印神品小印内府圖書之印董宗伯跋云樊川此書深得六朝人氣韻余所見顏柳以後若温飛卿與牧之亦名家也愚按宣和書譜唐詩人善書者賀知章李白張

籍白居易許渾司空圖吴融韓偓杜牧而不載温飛卿然余從他處見李商隱書亦絶妙知唐人無不工書者特為詩所掩耳此卷今藏宋太宰牧仲家

分甘餘話卷四